

为革命学习的人们

为革命学习的人们

作家出版社

2832

为革命学习的人们

——学习毛主席著作报告文学集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封面設計：張 楚

为革命学习的人们

书号 1841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9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 $\frac{1}{2}$ 插页 1

1965年5月北京第1版 196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00000册 定价 (2) 0.30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前 言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燈塔，是指路明燈，一切干革命的人一刻也不能離開它，都必須把它學到手，這是千千萬萬革命人民在鬥爭實踐中得出的共同結論。

“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已經成為我們廣大工農兵、各行各業的工作者、革命幹部和青年學生的共同願望，大家一致認識到，學好毛主席著作是進一步革命化的必由之路。這幾年來，全國各地掀起了蓬蓬勃勃的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各條戰線上都涌現出許多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先進人物和先進集體，他們的動人的模範事跡，在報告文學中得到了迅速的反映。

這些真人真事的報告文學作品，以熱情、生動、樸實的語言，寫出了廣大工農兵群眾中的先進分子們和革命知識分子們，用強烈的無產階級革命感情學習毛主席著作，他們帶著問題學，邊學邊用，在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中，敢於鬥爭，敢於勝利，做出許多前人沒有做、不能做、也不敢做的事，把革命事業不斷推向新的勝利。他們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標兵，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樣板田。

為了配合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及時提供反映這方面的優秀作品給大家，我們編選了這個報告文學集。書中的文章，都選自全國報刊，成書之前，一部分由作者作了必要的補充

或修改。随着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先进人物必将有更多的被发现出来，这类作品也必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因此，我們热切希望讀者同志們：敢想敢干，破除迷信，大家动手来写；把你們在报刊上讀到的好文章告訴我們，讓我們共同来編好續集；請提出对本书編輯工作的意見，帮助我們不断改进。

編 者 1965 年 4 月

目 次

大路朝阳	羿远鐸 (1)
白求恩精神	
..... 南方日报記者 广州部队后勤部工作組	(22)
小將們在挑战	郭小川 (37)
无畏的战士	袁 兵 (63)
心 願	馬 昭 (88)
“插上翅膀的老虎”	史大千 (104)
普通一組	李克因 (122)

大 路 朝 阳

羿 远 鐸

廖初江同志入伍八年了。在这些年月里，他同千千万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工农兵一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前进在阳光灿烂的大路上。他这八年走过的道路，是每个革命战士所应走的道路。正象一滴水能够反映太阳的光辉，他这一段经历，也映射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也为我们展示出一条鲜明的革命化道路。

起 点

一九五七年，七月。

本来是晴天，突然乌云乱翻，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

这几天晚上，三连的牛指导员常找战士们“吹风”，今夜晚讲的是：社会上有一小撮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说什么“今不如昔”。这句话是文言文，我们的廖初江听不懂，经指导员一解释，廖初江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睛，立时虎虎地瞪起来：“说现在不如过去的家伙在哪里？我找他算账去！”他一听第二天要开声讨大会，马上就要求发言。

看吧，廖初江站在全营声讨大会的讲台上，脸血红，心，和脸一样紧绷绷的，这当儿简直就是在燃烧。他有多少愤怒啊，有多少话要讲。昨儿一整夜，人在铺上翻腾，怒火在脑子里翻

騰，只盼天亮快开会。可是，上得台来，心里一下子乱了套，要讲吧，东一耙子西一扫帚，一句也說不到“点”上，也解不了这口气。这可是怎的了。只听他从牙縫里喊了几声：“右派分子瞎了眼！沒有良心！是——是狼心狗肺！”大家等着听下文，他呢，在台上气得牙根子发胀，不知說什么好了。

露天会場上，靜了几分钟。只听得风在吼，雷声狂，突然，一道閃电照得他的脸一亮，不知是汗珠呢还是泪水，也在晶晶閃光。

这天，一直到吃晚飯的时候，廖初江拿起筷子，一碗飯撥拉了半天，嗓子里总觉得堵的慌，老想着白天会場上的情景。他走下讲台，那几步走下来，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接着，是邓排长发言。身边的战友捶捶他：“你听听！咱排长的机枪‘突突’地多带劲！可你怎么搞的？‘卡壳’啦！”

想想看：用着武器了，来了个“卡壳”！这对一个战士來說，那真是要多别扭有多别扭！

回到宿舍里，他一个劲儿瞅着自己心爱的枪。土改那年，听过枪毙大仇人恶霸地主阳万发的枪响，后来，又看到过妄图翻把的地主暗害群众，廖初江知道枪杆子的分量。他从十六岁当了民兵，又整整盼了五年哪，才把枪杆子盼到了手。

难道說，能使唤枪就是个好战士么？从入伍那天起，經常听到領導上讲：“一个革命战士，光会打枪还不够，还要好好学习政治理論，不断提高自己的階級觉悟。”这話，廖初江可不是听了就懂得的，若是他真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真心实意去干。当初家乡办农业社的时候，廖初江欢天喜地紧忙活，偏生他爹思想打不通，高低左右不肯入，當場廖初江就說：“就是分家，也要入社！”而且說干就干，把归他名下的两丘水田，合共六分，統統入了社，还当了副社长。这是旧話。他到了部队以

后，老是听说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很重要，这话他是记住了，可就是不知道打哪儿学起。

赶巧有这么一天，廖初江当值日員，扫完走廊，他惦着連首长工作很忙，就去帮着打扫連部。一进门，就看到办公桌上，摆着一本很厚的书，忙向文书打听：“这是么样书？”文书挺“神”地说：“这个呀，可不简单！这是讲辩证唯物主义的书。”廖初江一边扫着地，一边直打量那本书，默默记住了书的样子和价钱。他平时很少上街，这次却巴望下一个假日快快到来。

一九五七年“五一”节，廖初江请假上街，直奔新华书店，当下买了这本书，回身拔脚迈回营房，来回二十多里地，这天走起来好象特别轻快，春风扑面来，却也不拦人，小步溜丢带蹦跹，心里乐滋滋地。回到連里，脚刚站定就翻书，哪曾想，翻开一看，净是听也没听说过的话，书上的熟字混到生词里，又变夹生了。硬挺了十来分钟，他再也看不下去啦。他叹了一口气，合上书，想来想去，旧社会太害人，反正这四年文化太不够用，眼下最紧要的，大概还是提高文化吧？

这事刚过两个月，就到了他“卡壳”那一天。

天，已经擦黑了。廖初江还在操场上立着发闷。暴雨过了头，雨脚还拖在这里，时落时停，廖初江的衣服潮乎乎的，心里乱哄哄的。

牛指导员找着他，问他晚饭吃得怎么样，这一问，马上引出他一口火辣的湖南话：“我这张嘴只晓得呷饭！偏生不会讲道理！”指导员笑笑：“怕不是嘴上的毛病吧？是咱脑子里还缺武器弹药哩。”廖初江不管三七二十一，又“冲”出一句：“我问你指导员：为啥个不朝他们真刀真枪干一家伙？”这下子，牛指导员的神色变得分外庄重了，一字一顿地说：

“今天，这不就是一場战斗么？”

廖初江听得真切，大眼睛忽閃儿一亮：哈呀，可不是！今天，这不也是一場战斗么？

而且，正是在今天这样一場战斗之后，他才开始懂得，为什么一个战士光会打枪还不行。他火急燎燎地問指导員：“那，那理論我看不懂，怎么办是好？”牛指导員知道他看哲学书那回事儿，便指点他：“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写的书。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我們学习馬列主义的最好方法。”廖初江一寻思，可不是，今天邓排长发言的时候，就引了許多毛主席讲的話嘛，那真是句句有分量！

当天晚上，大家都睡了，廖初江取来了《毛泽东选集》。在俱乐部的灯光下，先迟疑了一陣子，深怕这回又看不懂。一会儿，他的眼光定在书皮上，瞄着自己的名字，默默地想开来：

廖初江呀，廖初江！你为什么叫“初江”？

二十一年前，狠心的地主把媽媽撵出房去生孩子，那年月，只有河滩地沒有插上地主的界标，找来几抱杉树皮山柴棒，紧貼水边搭个茅棚，鋪底下就是水，九月十六那一天，溪江流水上飘起婴儿啼声，媽媽抱上溪江边初生的大儿子，哭笑不得，叫了声“初江”！廖初江生下来就是这样无地容身。

想着这些伤心史，又不願让眼泪淌下来，便揚揚头，这样，一眼就瞥見了俱乐部墙上的毛主席象。他觉得毛主席慈祥的笑眼正看着自己，他感到自己穿了一年多軍装，沒有好好学革命道理，今天右派分子攻击党和社会主义，自己要反击却“卡壳”了，真是对不起毛主席呀！想到这里，泪珠不禁滚落下来。

廖初江揩掉表面上的泪水，猛地翻开了第一卷，定睛看去，第一頁头一行就是：“誰是我們的敌人？誰是我們的朋
友？”这当儿，这是他多么迫切需要了解的問題！他馬上輕声讀起来。这篇文章把旧社会的老底子端在他面前，看，地主怎

样剥削农民，农民在旧社会怎样生活，毛主席讲得和自己那样贴心！过去他常想：为什么地主那样歹毒？为什么远隔东洋大海的鬼子們，会对中国人民那样殘暴？难道都是因为老人說的“命里注定”嗎？看了这篇文章，头脑一下子清爽多了，再想想这次反右派斗争，心里忽然通明雪亮，那些說“今不如昔”的人、要“輪流执政”的人，分明是和我們站在敌对的立場上哪！說話間，廖初江好象又站在声讨大会的讲台上，指着那些坏家伙的脑瓜子，揪住他們的坏根儿，进行着阶级分析……

这晚上，廖初江捧着毛主席的书，比第一次拿到真枪的心情还要兴奋！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他还在灯下挺入味地琢磨：“啊，原来看問題也象打靶似的，要有个准头才行。打靶离不得准星表尺，干革命，看問題，离不得正确的立場观点！”想着想着，他把书紧紧地攥住了。他觉着，毛主席的书，就是最宝贵的武器！毛主席的书，就是劳动人民闹革命的书！要革命，就一定要学习毛主席著作！

夜深了，他从俱乐部走向宿舍。风雨过后，月色分外皎洁，空际透明澄澈。睜大眼睛看，四外螢火飞流，仰望群星閃爍，在这些飄搖短暫的光亮之上，唯有北极星放射着不灭的光輝，他盯着北极星，驀地站定脚步。作为一个战士，他知道这颗星多么重要，对它有特別深切的感情。想想吧，世界是何等辽阔，亿万人留下亿万行踪，誰能数得清呢？可是，只要看見了北极星，就不会迷失方向；誰能想得到，在革命长途上，会遇到多少风暴险阻？可是，只要听毛主席的話，就一定会胜利向前，永不“轉向”。

这夜晚，誰能体会廖初江的幸福心情啊！在他年輕火热的心灵里，升起了一颗指点革命前程的北极星！

跃 进

各色各样欢乐的声音，从球场上，从俱乐部里，隐隐约约传了过来。一到星期天，营房里该有多么热闹！

从今天早起，廖初江就坐在这棵白杨树树下，什么也不想玩。他有心事。他看着新出版的《红旗》第一期，上面有毛主席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是呀：“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不久以前，连队才进行了总路线教育，现在读起毛主席在几个月前写的这篇文章，觉得特别新鲜，动心。忽然响起一声汽笛的长鸣，前方不远的铁路上，有一列满载国产汽车的火车，瞧它往前跑啊，跑得多么欢势，正象全国人民在一日千里地大跃进！想想这些，怎不教人浑身是劲往前奔？怎不教人一心想干好自己的工作？

工作！一想起班里的工作，我们的新班长廖初江同志，那两条浓黑的眉毛，不由得锁成个“一”字了。就是嘛，大伙儿议论过，在全连几个班里，廖初江的班是相当“差劲”的，新兵分班的时候，就有公开宣称不愿到这个班来的。

老实说，为了搞好这个班，廖初江可没少费力气，但是，你找新同志“解疙瘩”吧，老战士那边又出了“故障”，真是按倒葫芦起来瓢！首长和旁的班长，也挺关心廖初江的工作，可他总觉得自己脑子里缺点儿什么。

缺什么呢？难道这一年来学得还少吗？还不够刻苦吗？不能那样说。谁不知道廖初江过去是个棋迷？胜了要“扩大战果”，败了要“恢复名誉”，下起来没完。可是这一年来，连这些时间都用来学习了。感到缺少武器弹药，就想多往脑子里装，《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挨篇看过，二、三卷也看了不少。文

化低，時間少，堅持學習有多少難處？廖初江都挺住了。辛辛苦苦學了這麼一年，可結果呢？有的同志說的話，才教人傷心呢：“廖初江學得真不少，就是工作任務完成不好！廖初江理論真是多，班里的矛盾一大車！”

他在樹下越想越有氣，冷丁把楊樹撞了一下子：哼，我倒學出毛病來了？我苦苦學習為了什麼？算了，干脆不學了，免得別人挑刺！這號氣頭上的話，他前幾天就流露過。

正想着呢，團政治處劉主任來找廖初江談話了。

“這怎麼能說是同志們‘挑刺’呢？這是同志們給你指出了努力方向！”劉主任還說：“‘挑刺’？有刺不挑出來才難受哩。要常給自己‘挑刺’，要請別人幫着‘挑刺’，挑出問題來，到毛主席著作里找答案，找到答案就老老實實去干，這樣才能學進去，才能把工作越做越好哩！”

這一席話，一下子把廖初江眉間那把鎖給撥開了。你瞧，他給主任敬個禮，轉身就往班里跑。干什么？大伙兒不是說咱班矛盾多嗎？看《矛盾論》去！這一回再看《矛盾論》，辦法就不一樣了：腦子里想的是：“我們班里問題這樣多，應該怎麼辦？”因為以前看過几遍有點印象，便翻到第四節，看過頭三行，覺得眼前一亮，毛主席這篇文章里，早就講得明明白白：矛盾再多，必有一種是主要的，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才能解決。

班里的矛盾不少，哪個是主要的呢？找來找去，對了：主要是正副班長心不齊！如果解決了這一條，其他問題就好解決了。俗話說“牽牛要牽牛鼻子”，以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怎麼能搞好工作呢？想到這裡，他覺得開心極了。

那麼，正副班長的矛盾，哪個方面是主要的呢？想東想西，想到去年，有一次這個副班長編了一段順口溜諷刺他，話

說得很难听，廖初江气得够呛，今年偏巧把他調来当副班长，廖初江总觉得疙里疙瘩的，有事也不爱和他商量，有一次还和他吵了嘴呢。誰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下可找着了：就是自己的这种情緒作怪嘛！再接着想，毛主席在《实践論》里不是讲过“階級的烙印”嗎？廖初江呀，瞧瞧，你的“烙印”还不輕呢，多狹隘的农民意識呀，就那么一段順口溜，在心里記了一年，影响了同志关系，妨碍了全班跃进，不丢掉它，怎么能跃进？

这个星期天晚間的班务会，开得不寻常。班长廖初江从开会起就恳切地检查自己的思想，直检查得副班长感动得落泪，跟着也作了检讨，这一来，大伙也都自动跟上来，检查自己的問題。这个会，成了全班跃进的起点。

廖初江小时候，在家乡山里打过柴，柴山有柴千万担，不带扁担打不回柴；这二年，他学习毛主席著作，觉得毛主席著作象一座藏滿革命法宝的大山，只有带着問題钻进去，才能带回法宝来改进工作。为了搞好这个班，他遇到問題就向毛主席著作請教，坚决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实干。俗話說“人眼是秤”，他这样又学了一年，战士們說他“脑子里面道道多了”、“做事有主心骨了”。一年時間，他这班跃进成了先进班。

廖初江在学习中，看不懂的地方很多，象《矛盾論》里列举的正数負数、阴电阳电、化合分解这些科学常識，他更是不懂得。一些文化程度比較高的同志，常来热心地帮助他，王振喜同志就是一个。这同志念过中学，到步兵連队来，滿心以为能干好，可是，过了几个月，他看到同来的战友，不少是文化比自己低的，进步却比自己快，心里擰了劲儿，一会儿觉得領導不重視啦，一会儿觉得同志們不够关心啦，常常想得皺皺巴巴的。廖初江看到这种情况，暗暗替他操心。有一天正看着《矛盾

論》，忽然发现了一把开心的钥匙。他馬上給王振喜介紹了那一段。真灵！王振喜看了外因和內因的道理，当真开了心窍，他还高高兴兴編了一段順口溜：“进步两条根：外因和內因。外因是条件，內因是根本。自己进步慢，不能怨旁人。干劲加虚心，才能得上进。”后来，他就是这样做的，半年以后入了团，全連上下，誰不夸王振喜学了毛主席讲的道理，好象换了个人似的。这件事，也把廖初江高兴得什么似的，他从这里看透了一个理儿：对同志，最大的关心和帮助，就是帮助他学习毛主席著作！象王振喜这样学一点总结一点做一点，对廖初江也有許多启发，他想：如果同志們都来一道学习，互相帮助，該有多么好啊！

他把这个想法告訴指導員了。指導員当然很支持，还让他給全連同志們讲讲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好处呢！指導員还逗廖初江几句：“怎么样，这一回，該不会‘卡壳’了吧？”引得一起嘻嘻大笑。

果然，这次廖初江一点也沒“卡壳”，一連讲了两个钟头，本来么，学习的好处是那样多。

牛指導員一边高兴地听着，一边回想。

真是的，战士听了毛主席的話，干起革命来就有那么一股自觉自願的劲儿。你看廖初江，去年本来服役期滿了，可是他說，学了毛主席著作以后，觉着枪杆子特別特別的重要，又明白了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是个什么关系，还没等領導上进行超期服役教育呢，他已經把大紅的超期服役申請书張貼在食堂門外。接着，領導上給他探亲假，让他探望久别的亲人，正当他准备回家乡的时候，听說炊事員要抽出去扫盲，誰来替大伙做飯呢？廖初江自动放弃了探亲的假期，系上白围裙，当了一冬天炊事員。他說毛主席讓我們向白求恩、张思德学习，自己

认准了該这么做！头年新兵下班的时候，有个新战士，人說是“笨兵”不願意，廖初江偏偏往班里欢迎，他說：“多找一点困难来克服，就多为革命做一点工作，也就逼着自己多多向毛主席著作請教，反正舒舒服服过日子，是学不到毛泽东思想的。”他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热心帮助这个新战士，几个月后，“笨兵”不笨了，后来調到別的单位，还当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真是的，象廖初江这样的同志越多，咱们的連队一定会越好。指导员是这么想的，大伙儿也都是这么想的，于是，連队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組越来越扩大了。

廖初江一天到晚要张罗学习小組的事情，他又是团支部副書記，又是俱乐部副主任，用战士王坡的話來說：“三班長是咱連的大忙人儿，忙得脚跟打后脑勺儿。”可是，廖初江却认为：“忙”是革命工作的正常現象，越忙越要学，只有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才能做好工作，少走弯路。

这条学习前进的道路，越走越寬！

从一九五九年起，沈阳部队开展“学、赶、超廖初江”活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沈阳部队领导机关授予廖初江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尖兵”荣誉称号。这时候，正当軍委和林彪同志号召全軍高举毛泽东思想紅旗，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团政委李景章同志，把軍委決議和林彪同志指示中有关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部分，向廖初江逐字逐句作了传达解释。从此后，廖初江牢記林彪同志关于活学活用的指示，在全軍学习高潮中繼續前进。

“突 破 口”

在战場，突破口上看尖兵；学习毛主席著作，也要找到活

学活用的“突破口”，只有从改造自己入手，才能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廖初江的学习，正是通过这个“突破口”，向纵深发展着。他常说：“想干好革命工作，先要革好自己的命。”正是这个意思。

他当班长的时候，遇到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天，班里作战术动作，有三个战士动作挺差劲儿。收操的时候，他把这三个战士都给批评了，还上天入地讲了一通大道理。谁料想，他刚喊过“解散”，没走出几步，就听见有两个战士说他“官僚主义”。

听了这话，他差点儿发作了，幸亏他早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万一碰到上火挠头的事儿，赶紧想想毛主席关于这方面，都讲过些什么道理？自己照着办没有？照这么一想，哎，怎么搞的？又忘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一调查，这三个动作不利索的战士，一个是脚疼仍在坚持练武；一个是鞋底快磨穿了，怕扎脚；还有一个认为这课是“老一套”，所以练起来不上劲儿。

经过这一番调查，廖初江想起毛主席讲的一段话，翻开《矛盾论》一看，毛主席早就讲了：“……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你看，没有把毛主席的话好好记在心里，结果就办了蠢事！廖初江像个知错的孩子那样，羞愧地笑了起来。怎么办？《矛盾论》上讲得清清楚楚：“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怎么办？没有二话，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去改！

第二天，他把自己节省下来的一双新布鞋，送给那鞋底快磨漏了的战士穿；找那个认为“老一套”其实是有些怕苦的战